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七回 繳憲帖老父托人情 補札稿寵姬打官話

話說湖北端制台從前曾做過雲南臬司，彼時做雲南藩司的乃是一個漢人，姓劉，名進吉。他二人氣味相投，又為同在一省做官，於是兩人就換了帖，拜了把兄弟。後來端制台官運亨通，從雲南臬司任上就升了貴州藩司，又調任江寧藩司，升江蘇巡撫；不上兩年，又升湖廣總督，真正是一帆風順，再要升得快亦沒有了。劉進吉到底吃了漢人的虧，一任雲南藩司就做了□一年半，一直沒有調動。到了第□二年的下半年，才把他調了湖南藩司，正受湖廣總督管轄。官場的規矩：從前把兄弟一朝做了堂屬，是要繳帖的。劉藩司陸進京，路過武昌，就把從前端制台同他換的那副帖子找了出來，拿了紅封套套好，等到上衙門的時候，交代了巡捕官，說是繳還憲帖。巡捕官拿了進去。端制台先看手本，曉得是他到了，連忙叫「請」。巡捕官又把繳帖的話回明。端制台偏要拉交情，便道：「我同劉大人交非泛泛。你去同他說，若論皇上家的公事，我亦不能不公辦；至於這帖子，他一定要還我，我卻不敢當。總而言之：我們私底下見面，總還是把兄弟。」巡捕官遵諭，傳話出來。劉藩司無奈，只得受了憲帖，跟著手本上去。見面之後，無非先行他的官禮。端制台異常親熱。劉藩台年紀大，端制台年紀小，所以端制台竟其口口聲聲稱劉藩台為大哥，自己稱小弟。劉藩台一直當他是真念交情，便把繳帖的話亦不再提了。在武昌住了五日，端制台又請他吃過飯。接著稟辭過江，坐了輪船徑到上海，又換船到天津，然後搭了火車進京。藩、臬大員照例是要官門請安的；召見下來，又赴各位軍機大臣處稟安。一連在京城應酬了半個月。他乃是一個古板人，從不曉得什麼叫做走門路，所以上頭仍舊叫他回任。等到請訓後，仍由原道出京。二次路過武昌，端制台同他還是很要好，留住了幾天，方才赴長沙上任。

無奈劉藩台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素來身體生得又高又胖。到任不及三月，有天萬壽，跟了撫台拜牌，磕頭起來，一個不留心，人家踏住了他的衣角，害得他跌了一個筋斗。誰知這一跌，竟其跌得中了風了，當時就嘴眼歪斜，口吐白沫。撫台一見大驚，立刻就叫人把他抱在轎子裡頭，送回藩台衙門。他有個大少爺，是捐的湖北候補道，此時正進京引見，不在跟著。衙門裡只有兩個姨太太，幾個小少爺，一個大少奶奶，兩個孫女兒。一見他老人家中了風，合衙門上下都驚慌了，立刻打電報給大少爺。大少爺得到電報，幸虧其時引見已完，立刻起身出京，到了武昌也沒有稟到就趕回長沙老人家任上來了。此時他父親劉藩台接連換了七八個醫生，前後吃過二□幾劑藥，居然神志漸清，不過身子虛弱，不能用心。當時就托撫台替他請了一個月的假，以便將養。誰知一月之後，還不能出來辦事。他心下思量：「自己已有這門一把年紀，兒子亦經出仕，做了二三□年的官，銀子亦有了。古人說得好：『急流勇退。』我如今很可以回家享福了，何必再在外頭吃辛吃苦替兒孫作馬牛呢。」主意打定，便上了一個稟帖給撫台，托撫台替他告病。撫台念他是老資格，一切公事都還在行，起先還照例留過他兩次，後來見他一定要告退，也只得隨他了。折子上去，批了下來，是沒有不准的。一面先由巡撫派人署理，以便他好交卸。交卸之後，又在長沙住了些時。常言道：「無官一身輕。」劉藩台此時卻有此等光景。

（萬壽：皇帝的生日。）

（拜牌：牌，萬歲的龍牌、皇帝生日，外省的督、撫官員要率領眾官員向龍牌行禮朝賀。）

閒話少敘。且說他大少爺號叫劉頤伯，因見老人家病體漸愈，他乃引見到省的人，是有憑限的，連忙先叩別了老太爺，徑赴武昌稟到。臨走的時候，劉藩台自恃同端制台有舊，便寫了一封書信交給頤伯轉呈端制台，無非是托他照應兒子的意思。自己說明暫住長沙，等到兒子得有差使，即行迎養。當時分派已定，然後頤伯起身。等到到了武昌，見過制台，呈上書信，端制台問長問短，異常關切。官場上的最妒忌不過的，因見制台向劉頤伯如此關切，大家齊說：「劉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使的。」就是劉頤伯自己亦以為靠著老太爺的交情，大小總有個事情當當，不會久賦閑的。那知一等等了三個月，制台見面總是很要好，提到「差使」二字，卻是沒得下文。劉頤伯亦托過藩台替他吹噓過。端制台說：「一來誰不曉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，二來劉道年紀還輕，等他閱歷閱歷再派他事情，人家就不會說我閑話了。」藩台出來把話傳給了劉頤伯，亦無可如何。

又過了些時，長沙來信，說老太爺在長沙住的氣悶，要到武昌來走走。劉頤伯只好打發家人去接。誰知老太爺動身的頭天晚上，公館裡廚子做菜，掉了個火在柴堆上，就此燒了起來。自上燈時候燒起，一直燒到第二天天大亮，足足燒了兩條街。這劉進吉一世的宦囊全被火神收去，好容易把一家大小救了出來。當火旺的時候，劉進吉一直要往火裡跳，說：「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！」幸虧一個小兒子，兩三個管家拿他拉牢的。這火整整燒了一夜，合城文武官員帶領兵役整整救了一夜。連撫台都親自出來看火。當下一眾官員打聽得前任藩台劉大人被燒，便由首縣出來替他設法安置；另外替他賃所房子，暫時住下；衣服伙食都是首縣備辦的。到底撫台念舊，首先送他一百銀子。合城的官一見撫台尚且如此，於是大家湊攏，亦送了有個七八百金。無奈劉進吉是上了歲數的人，禁不起這一嚇一急，老毛病又發作了。

起火之後，曾有電報到武昌通知劉頤伯。等到劉頤伯趕到，他老人家早已病得人事不知了。後來好容易找到前頭替他看的那個醫生，吃了幾帖藥，方才慢慢的回醒轉來。又將養了半個月，漸漸能夠起來，便吵著要離開長沙。兒子無奈，只得又湊了盤川，率領家眷，伺候老太爺回到武昌。此時老頭子還以為制台端某人是我的把弟，如今老把兄落了難，他斷無坐視之理。一到武昌，就坐了轎子，拄了拐杖，上制台衙門求見。他此時是不做官的人了，自己以為可以脫略形骸，不必再拘官禮，見面之後，滿嘴「愚兄老弟」，人家聽了甚是親熱，豈知制台心大不為然。見了面雖然是你兄我弟，留茶留飯，無奈等到出了差使，總輪劉頤伯不著。

有天劉進吉急了，見了端制台，說起兒子的差使。端制台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咱倆把兄弟誰不曉得。世兄到省未及一年，小點事情委了他，對你老哥不起，要說著名的優差，又恐怕旁人說話。這個苦衷，你老哥不體諒我，誰體諒我呢。老哥盡管放心，將來世兄的事情，總在小弟身上就是了。」劉進吉無奈，只好隱忍回家。

後來還是同寅當中向劉頤伯說起，方曉得端制台的為人最是講究禮節的。劉進吉第一次到武昌，沒有繳回憲帖，心上已經一個不高興，等到劉頤伯到省，誰知道他的號這個「頤」字，又犯了端制台祖老太爺的名諱下一個字；因此二事，常覺耿耿於心。端制台有天同藩台說：「劉某人的號重了我們祖老太爺一個字，兄弟見了面，甚是不好稱呼。」端制台說這句話，原是想他改號的意思。不料這位藩台是個馬馬糊糊的，聽過之後也就忘記，並沒有同劉頤伯講起。劉頤伯一直不曉得，所以未曾改換。端制台還道他有心違抗，心上愈覺不高興。

等到劉頤伯打聽了出來，回來告訴了老太爺。老太爺聽了，自不免又生了一回暗氣。但是為兒子差使起見，又不敢不遵辦。不過所有的東西早被長沙一把天火都收了去，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搶不出，那個還顧這副帖子。劉進吉見帖子找不著，心上發急。幸虧劉頤伯明白，曉得端制台一個字不會寫，這帖子一定是文案委員代筆的。」現在只需托個人把他的三代履歷抄出來，照樣謄上一張，只要是他的三代履歷，他好說不收。」劉進吉聽了兒子的話，想想沒法，只好照辦。卻巧文案上有位陸老爺，是劉頤伯的同鄉，常常到公館裡來的，劉頤伯便托了他。陸老爺道：「容易得很，制軍的履歷，卑職統通曉得。新近還同荊州將軍換了一副帖，也是卑職寫的。大人只要把老大人同他換帖的年分記清，不要把年紀寫錯，那是頂要緊的。」劉頤伯喜之不盡，立刻問過老太爺，把某年換帖的話告訴了陸老爺。陸老爺回去，自己又賠了一付大紅全帖，用恭楷寫好了，送了過來。劉頤伯受了，送給老太爺過目。老太爺道：「只要三代名字不錯就是了，其餘的字只怕他還有一半不認得哩。」劉頤伯卻又自己改了一個號，叫做期伯，不叫頤伯了。次日一早，爺子二人一同上院，老子繳還憲帖，兒子稟明改號。當由巡捕官進內回明。端制台接到帖子，笑了一笑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叫請見。巡捕官站了一回無可說得，只得出來替制台說了一聲「道乏」，父子二人悵悵而回。

因為臬台為人還明白些，並且同制台交情還好，到了次日，劉期伯便去見臬台，申明老人家繳帖，並自己改號的意思，順便托

桌台為吹噓。桌台滿口應允。次日上院，見了湍制台，照話敘了一遍。湍制台笑著說道：「從前他少君不在我手下，他不還我這副帖子倒也罷了，如今既然在我手下當差，被人家說起，我同某人把兄弟，我照應他的兒子，這個名聲可擔不起！所以他這回來還帖子，我卻不同他客氣了。至於他們少君的號犯了我們先祖的諱，吾兄是知道的。我們在旗，頂講究的是這回事。他同兄弟在一省做官，保不住彼此見面，總有個稱呼，他如果不改，叫兄弟稱他什麼呢？他既然『過而能改』，兄弟亦就『既往不咎』了。」桌台接著說：「劉道老太爺年紀大了，一身的病，家累又重得很，自遭『回祿』之後，家產一無所有。劉道到省亦有好幾個月了，總求大帥看他老人家分上，賞他一個好點的差使，等他老太爺也好借此養老。」湍制台道：「這還用說嗎，我同他是個什麼交情！你去同他講，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，叫他放心就是了。」桌台下來回復了劉期伯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湍制台過了兩天，果然傳見劉期伯，見面先問：「老人家近來身體可好？」著實關切。後來提到差使一事，湍制台便同他說道：「銀元局也是我們湖北數一數二的差使了，衛某人當了兩年，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弄的，現在丁憂下來，聽說還虧空二萬多。今兒早上托了藩台來同我說，想要後任替他彌補。老實說：我同衛某人也沒有這個交情，不過看徐中堂面上，所以才委他這個差使。現在你老哥可能答應下來，替他彌補這個虧空不能？」

劉期伯一想：「這明明是問我能夠替他擔虧空，才把這事委我的意思。我想銀元局乃是著名的優差，聽說弄得好，一年可得二二三萬。果然如此，這頭二萬銀了算得什麼，不如且答應了他。等到差使到手，果然有這許多進項，我也不在乎此，倘若進款有限，將來還好指望他調劑一個好點的差使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回道：「蒙大帥的栽培。衛道的這點虧空，不消大帥費得心，職道自當替他設法彌補。」湍制台道：「你能替他彌補，那就好極了。」劉期伯又請安謝過。等到退出，告訴了老太爺，自然合家歡喜。

誰知過了兩天，委札還未下來。劉期伯又托了桌台進去問信。湍制台道：「前天我不過問問他，能否還有這個力量籌畫一二萬金借給衛某人彌補虧空。他說能夠，足見他光景還好，一時並不等什麼差使。所以這銀元局事情，兄弟已經委了胡道胡某人了。」桌台又說：「劉道自己倒不要緊，一個年紀還輕，就是閱歷兩年再得差使，並不為晚；二則像大帥這樣的公正廉明，做屬員的人，只要自己謹慎小心，安分守己，還愁將來不得差缺嗎。所以這個銀元局得與不得，劉道甚為坦然。不過他老太爺年紀太大了，總盼望兒子能夠得一個差使，等他老頭子看著好放心。司裡所以肯來替他求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湍制台一聽桌台的話，頗為人耳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厘金會辦現要委人，不妨就先委了他。等有什麼好點的差使出來，我再替他對付罷。」桌台出來通知劉期伯。劉期伯雖然滿肚皮不願意，也就無可如何。只等奉到札子，第二天照例上院謝委，自去到差不題。

且說湍制台所說委辦銀元局的胡道，你道何人？他的老底子卻江西的富商。到他老人家手裡，已經不及從前，然而還有幾萬銀子的產業，等到這胡道當了家，生意一年年的失本下來，漸漸的有點支不住。因見做官的利息尚好，便把產業一概並歸別人，自己捐了個道台，來到湖北候補。候補了幾年，並沒得什麼差使。他又是舒服慣的，來到湖北候補，平時用度極大，看看只有出，沒有進，任你有多大私，也只有日少一日。後來他自己也急了，便去同朋友們商量。就有同他知己的勸他走門路，送錢給制台用，將本就利，小往大來，那是再要靈驗沒有。胡道亦深以為然。當時就托人替他走了一位折奏師爺的門路，先送制台二萬兩，指名要銀元局總辦；接差之後再送一萬；以後倘若留辦，每一年認送二萬。另外又送這位折奏師爺八千兩，以作酬勞。三面言明，只等過付。

卻不料這個檔口，正是上文所說的那位過老爺得缺赴任，因為使過唐二亂子的錢，便把湍制台帖身跟班小二爺的這條門路說給了唐二亂子，又替他二人介紹了。這小二爺年紀雖小，只因制台聽他說話，權柄卻著實來得大，合衙門的人都聽他指揮。而且這小二爺專會看風色，各位姨太太都不巴結，單巴結□二姨太。□二姨太正想有這們一個人好做他的連手，故爾他倆竟其串通一氣，只瞞湍制台一人。此時省裡候補的人，因走小二爺門路得法的，著實不少。唐二亂子到省不久，並不曉得那個差使好，那個差使不好。人家見他朝天搗亂，也沒有人肯拿真話告訴他。至於他的為人，外面雖然搗亂，心上並非不知巴結向上。瞧著一班紅道台，天天跟著兩司上院見制台，見撫台；院上下來便是什麼局什麼局，局裡一樣有般官小的人，拿他當上司奉承。每逢出門，一樣是戈什親兵，呼麼喝六。看了好不眼熱。空閒之時，便走來同二爺商量，想要弄個闊點事情當當。此時□二姨太正在招權納賄的時候，小二爺替他出力，便囑咐唐二亂子，叫他一共拿出二萬五千兩，包他銀元局一定到手。初起唐二亂子還不曉得銀元局有多少進項，聽小二爺一說，嚇的把舌頭一伸，幾乎縮不進去。回家之後，又去請教過旁人，果然不錯，便一心一意拿出銀子托小二爺替他走這條門路。

誰知這邊才說停當，那邊姓胡的亦恰好同折奏師爺議妥，只等下委札，付銀子了。小二爺一聽不妙，一面先把外頭壓住，叫外頭不要送稿，聽他的消息。他此時正是氣焰熏天，沒有人敢違拗的。一面進來同□二姨太打主意，想計策。議論了半天，畢竟□二姨太有才情，便道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：「只等今天晚上，老爺進房之後，看我眼色行事。」小二爺會意，答應著自去安排去了。

且說這天湍制台做成了一注買賣，頗覺怡然自得，專候銀札兩交。於是制台催師爺，師爺催門上，說明天當送稿，次日下札。不料催了幾次，一直等到天黑。外頭還沒送稿。畢竟制台公事多，一天到晚忙個不了，又不能專在這上頭用心，橫豎銀子是現成的，偶然想起，催上一二次也就算了。到了晚上，公事停當，這兩個月只有□二姨太頂得寵，湍制台是一天離不開的，是夜仍然到他房中。坐定之後，想起日間之事，還罵門上公事不上緊的辦：「吃中飯的時候就叫送稿，頂如今還不送來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一言未了，小二爺忙在門外答應一聲道：「怎麼還不送來！等小的催去。」說罷，登登登的一氣跑出去了。

不多一會，果見小二爺帶了一個門上進來，呈上公事。湍制台看見，還罵門上，問他：「白天幹的什麼事！如今趕晚上才送來！」說罷，就在洋燈底下把稿看了一遍。正要舉起筆來填注胡道台的名字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□二姨太條地離坐，趕上前來，一個巴掌把湍制台手中之筆打落在地。湍制台忙問：「怎的？」□二姨太也不答言，但說：「現在什麼時候，那裡來的大蚊子！」湍制台方曉得□二姨太打他一下，原來是替他趕蚊子的，於是叫人舉火照地替他尋筆。

趁這檔口，□二姨太便問：「什麼公事這等要緊？要寫什麼，不好等到明天到簽押房裡去寫？」湍制台忙道：「為的是一件要緊事。」□二姨太道：「什麼事」湍制台道：「你女人家問他做甚麼？我為的是公事，說了你也不曉得。」□二姨太道：「我偏要曉得曉得。」湍制台道：「告訴你亦不要緊，為要委一個人差使。」□二姨太道：「什麼差使不好明天委，等不及就在今天這一夜？」湍制台道：「為著有個講究，所以一定要今天委定。」□二姨太道：「到底什麼差使？你要委那一個？你不告訴我，我不依！」湍制台道：「你這人真正麻煩！我委人差使，也用著你來管我嗎？我就告訴你：只為著我們省城裡鑄洋錢的銀元局，前頭的總辦丁艱，如今要委人接他的手。」□二姨太搶著說道：「你要委那一個？」湍制台道：「我要委一個姓胡的，他是個道台。」□二姨太道：「慢著。我有一個人要委，這人姓唐，也是個道台。這個差使你替我給了姓唐的，不要給姓胡的了！等一回再出了什麼好差使再委姓胡的。你說好不好？」湍制台道：「呀呀乎！派差使也是你們女人可以管得的！你說的姓唐的我知道，這個人是有名的唐二亂子，這等差使派了這樣人去當也好了！我定歸不答應，你快別鬧了！把筆拾起來，等我畫稿。連夜還要騰了出來，明兒早上用了印，標過朱，才好發下去，等人家也好早點到差。」

□二姨太見制台不答應他的話，登時柳眉雙豎，桃眼圓睜，筆也不尋了，這個老虎勢，就望湍制台懷裡撲了過來；撲到湍制台懷裡，就拿個頭往湍制台夾肢窩裡直躺下去。湍制台一向是拿他寵慣的，見了這樣，想要發作兩句，無奈發作不出，只得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你要委別人，我不願意，你也不能朝著我這個樣子。究竟這個官是我做的，怎麼能被你作了主意？」□二姨太道：「我要委姓唐的，你不委，我就不答應！」說著，順手拿過一只花碗來就往地下順手一摔，豁琅一聲響，早已變為好幾了。跟手又要再摔別的東西。湍制台道：「我不委姓唐的，這又何苦拿東西來出氣？」話猶未了，□二姨太忽伸手到桌子上，把剛才送進來的那張稿，早已嗤的一聲，撕成兩了。湍制台道：「這更不成句話了！這是公事，怎麼好撕的！」□二姨太也不理他，一味撒歡撒癩，要委姓唐的。他倆的抖嘴吵鬧，小二爺都在旁邊看的明明白白。等到看見□二姨太把公事撕掉，便朝送公事進來的那個門上努

努嘴，說了聲「你先出去，明兒快照樣再補張進來。」小二爺進來把筆拾起，也就跟手出去。

□二姨太見門上及小二爺都出去，便又換了一副神情，弄得湍制台不曉得拿他怎樣才好。一回□二姨太要湍制台把這銀元局的事情說給他聽；一回又要湍制台拿手把住他的手寫字與他看；一回又問唐二亂子的名字怎樣寫。湍制台道：「你要委他差使，怎麼連他的名字都不會寫？」□二姨太拿眼睛一瞅，道：「我會寫字，我早搶過來把稿畫好，也不用你費心了。」湍制台無奈，只得寫給他看。□二姨太又嫌寫的不清爽，要寫真字，不要帶草。說著，便把方才撕破的那件送進來的稿，檢了個無字的地方，叫湍制台拿筆寫給他看。湍制台一見是張破紙，果然把唐二亂子的名字一筆筆的寫了出來。

□二姨太等他寫完，便說：「曉得了，不用你寫了，時候不早，我們睡罷。」湍制台巴不得一聲，立刻寬衣上床。□二姨太順手把撕破的字紙以及湍制台寫的字，團作一團，一齊往抽屜裡一放，又把洋燈旋暗。湍制台並不留意。等到睡下，兩個人又咕唧了一回。歇了半天，湍制台沉沉睡去。□二姨太聽了聽，房中並無聲息，便輕輕的披衣下床，走到桌子邊，仍把洋燈旋亮，輕輕從抽屜中取出那團字紙，在燈光底下，仍舊把他弄舒攤了，一張張攤在桌上。好在紙分為兩，漿子現成，是容易補的，便另取了一條紙，從裂縫處在後面用漿子貼好，翻過來一看，仍舊完完全全一張公事。唐某人三個字的名字，又是湍制台自己寫的。□二姨太看了，不勝之喜。此時小二爺早在門外伺候好的，從門帘縫裡見□二姨太諸事停當，亦輕輕的掀帘進來。□二姨太便將公事交在他的手中，把嘴一努，小二爺會意，立刻躡手躡腳，趕忙出去，連夜辦事不題。這裡□二姨太仍舊寬衣上床。湍制台猶自大夢方酣，睡得好死人一般，毫無知覺。

一宵易過，容易天明。湍制台起身下床，□二姨太裝著未醒。湍制台也不叫他，獨自一人洗面漱口，吃早點心，自然另有丫環、老媽承值。點心剛吃到一半，忽見外面傳進一個手本，就是新委銀元局總辦唐某人在外候著謝委。湍制台聽說，楞了一回，問道：「誰來謝委？」外面門上回稱：「候補道唐某人謝委。」制台詫異道：「委的什麼差使？可是撫台委的？何以撫台並沒咨會我？」門上回道：「就是才委的銀元局。」湍制台更為詫異，連點心都不吃了，筷子一放，說道：「我並沒有委他，是誰委的？」拿手本的門上笑而不答，湍制台更摸不著頭路。

正相持間，忽見□二姨太一骨碌從床上坐起，一手揉眼睛，一面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湍制台道：「不是你昨兒晚上要給唐某人銀元局嗎？一夜一過，他已經來謝委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！」□二姨太把臉一板道：「我當作什麼事，原來這個！有什麼稀奇的！」湍制台愈覺不解，說道：「你的話我不懂！」□二姨太冷笑道：「自家做的事，還有什麼不懂的。你不委他，他怎麼敢來冒充？」湍制台道：「我何曾委他？」□二姨太道：「昨天的稿是誰填的姓唐的名字？」湍制台道：「我何曾填姓唐的名字？」□二姨太道：「呸！自家做事，竟忘記掉了！不是你寫了一個是草字，我不認得，你又趕著寫一個真字的給我瞧嗎？就是那個！」湍制台道：「那不是拉破的紙嗎？」□二姨太道：「實不相瞞：等你睡著之後，我已經拿他補好了。兩點鐘補好，三點鐘發響，四點鐘用印過朱，頂五點鐘已經送到姓唐的公館裡去了。他接到了札子，立刻就來謝委，這人辦事看來再至誠沒有。這明明是你自己做的事，怎麼好推頭不曉得！」

一席話說的湍制台嘴上的鬍子一根根的跳了起來，氣憤憤的道：「你們這些人真正荒唐！真正豈有此理！這些事都好如此胡鬧的！這姓唐的也太不安分了！我一定參他，看他還能夠在那裡當差使！」□二姨太冷笑道：「你要參他的官，我看你還先參自己罷。『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』。你賣缺賣差，也賣的不少了，也好分點生意給我們做做。現在『生米已經做成熟飯』，我看你得好休便好休。你一定要參姓唐的，我就頭一個不答應。等到弄點事情出來，我們總陪得過你。我勸你還是馬馬糊糊的過去，大家不響，心上明白。這個差使，你賣給姓胡的拿他幾個錢，等到姓唐的到差之後，我叫他再找補你一萬銀子就是了。」

（休：語助詞，相當於「罷」。）

湍制台聽了，氣的一個肚皮幾乎脹破，坐著一聲也不響，獨自一個心上思量：「倘若發作起來，畢竟姨太太出賣『風雲雷雨』，於自己的聲名也有礙。何如忍氣吞聲，等他們做過這一遭兒，以後免得說話，而且還有一萬銀子好拿。縱然姓胡的不得銀元局，不肯出前天說的那個數目，另外拿個別的差使給他，他至少一半還得送我。兩邊合攏起來，數目亦差仿不多。罷罷罷，橫豎我不吃虧，也就隨他們去罷。」想了一回，居然臉上的顏色也就和平了許多。拿手本的門上還站在那裡候示。湍制台發怒道：「怎麼等不及！叫他等一回兒，什麼要緊！也總得等我吃過點心再去會他！」說完了這句，重新舉起筷子把點心吃完，方才洗臉換衣服出去會面。

等他轉背之後，□二姨太指指他對家人們說道：「他自己賣買做慣的，怎麼能夠禁得住別人。以後你們有什麼事情，只管來對我說，我自然有法子擺布，也不怕他不依！」家人們亦俱含笑不言。自此這□二姨太膽子越弄越大，湍制台竟非他敵手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湍制台出去見了唐二亂子，面上氣色雖然不好，然而一時實在反不過臉來，只得打官話勉勵他幾句，然後端茶送客。唐二亂子自去到差不題。這裡姓胡的弄了一場空，幸虧預先說明銀札兩交，所以銀子未曾出手。後來見銀元局委了唐二亂子，不免去找折奏師爺責其言而無信。折奏師爺有冤沒處伸，於是來問東家。此時湍制台又不便說是姨太太所為，只得含糊其詞，遮掩過去。後來又被折奏師爺釘不過，始終委了他一個略次一點的差事，也拿到他一萬多銀子，才把這事過去。以後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